

九之書叢漢沙

集魚蠹



· 栖 林 ·

版出社報畫漢沙京北

1954

沙漠叢書序

我們正處在一個很簡單，不是為將自己的作品和強之名聲誇之永久。正因此我們不敢企圖名譽，也不企圖一紙名譽，更想不到雖然有夫人先聲；但伴於此種責任，我們只知將自己平日的某些努力，留一個小小的結論，供自己作學問時參考，並供給自己的朋友們作為互相記憶的幫助。所以，願意看看我們的努力和願意紀念我們的朋友們，就請拿一本去，隨處閱讀，任意批評，不滿意的人們就請不必再提好了；好在我們那沙漠小，被人遺忘和見沒有什麼關係的。

沙 漠 叢 書 之 九

蟲
魚
集

(林 栖)

北 京 沙 漠 畫 報 社 出 版

348
247-0

黃葉 留別 來賓 桃林新莊 佳日 小別 悼失二 悼失一 求乞者 故人二 故人一 往昔 沙果 蠶魚

目

錄

四〇	三六	三三	二八	二四	二〇	一八	一五	一三	一一	八	六	四	一
安息	東城	小病	祈禱	二月	歲末	記念	遲暮	海棠	友人之樹	江水箋	夢雨	贈答	夜讀



七九 七六 七四 七二 七〇 六六 六二 六〇 五八 五五 五二 四九 四五 四二

115150

蠹魚

想念着一個遠方的荒城。在那地方停留一整年真够長久，因為寂寞讓時間靜止。一個人的生活，容易安排的，難以改變自己的氣質，那些異鄉人便完成了我的孤獨。感覺似乎衰老了，但仍然有不眠的夜，有惆悵的黃昏，內心的寒涼確是最重的刑罰。感謝天，那個時候已經過去了。記憶永遠是有所選擇，僅僅把可喜的情景留下，而捨棄多量的煩憂，近來習慣於喧囂和塵土的生活，那座荒城也竟令人想念了。

城中四分之三是田地。我看見自己做了一個清晨的巡遊人，滿脚是泥土，滿身是露珠，禾苗如同美麗的海浪，一直湧到城牆的盡頭。城角才有幾間茅屋，靜靜的，連車輪聲也聽不見。樹下有幾隻沒有看守的驢在散步覓食，我也就正那兒久立不去。有時候是黃昏，我的道路通着那個廣闊的湖沼，水淺不能行船，但月亮把它照得又光輝，又神秘，我守在岸邊，必須等到湖水暗下來夜風使人悚懼的時候。

城外更是無邊際的碧綠了。一輛雙輪車常常載着我走得過於遙遠。村落排得極其稀疏，曠野接着曠野。坐在守墓的滿枝花朶的老樹下，聽蜂叫和鳥叫。隨着健強的牧人們在叢林中漫遊。在橋上向下望



着，覺得不忍離開，就從一條小道走到橋下去，和茂密的蘆葦草葉相親近。然後沿河踏着溼軟的土地走去，直到一個小渡口，上了舊帆船，聽船家講神異的故事。

給我那孤獨吧，但是，也給我那豐富的田野吧。在這都市的城裏住得太久了。田野如夢，似乎再不能相見。在街上，過多的聲音，過多的車馬，過多的同行者，以塵土互相餽贈。在屋裏，一行行陳舊的書籍，每天作重覆的絮談。我是傑克，我是德拉梅爾的鱈魚；

「我厭煩了，啊，厭煩書籍了，」傑克說，

「我想念着綠色的草原

和蔥鬱的紫蘿蘭花，在林裏，

在它們清涼的葉叢間點頭；

我想去看那農夫用闊步

踏過他的茫茫的田畝；

去聽那嘩聲的海水趕着

它們的浪濤向岸邊擊打；

我想去守望那海鷗旋飛而回，

來找牠的棲在岩石上的同伴；
或者到疲勞的母牛停身的地方
看牠們寥寂地倚在欄門外。

有的真是已經過去了，

墨水 and 印刷品不能讓它再生。

我又想念起綠的田野來了，

我厭煩書籍了。」傑克說。

沙果

雨天裡聽見叫賣沙果的聲音，就覺得在屋中坐不住了。

天空低低的，雨從早晨一直下到下午，中間略有一些間斷，聲音並不沉重，而且帶來輕微的寒涼，雖然院中雜草仍是豐盛的，也令人想到似乎到夏秋之交了。若沒有這一點雨，季節的更替也許就毫無痕跡吧。遠方的信不來，一個完全寂寞的日子。

沒有傘，從屋裏走到家門外身上也淋了一些水滴。開了門看見那正停在門外的賣沙果的人，衣服幾乎全溼了，神色上看來似乎對這小雨不以為意，那叫賣的聲音更顯得悠長可聽。

「爲甚麼這麼不好看呀。」

「今年水大，果子都淹壞了。看着不好，吃起來倒很好。」

「那麼可以賤一點賣麼？」

「這都是從山裏駛來的，本錢不小哪。」

帶着一堆微紅的沙果回來，放在棹上，屋裏開始有淡淡的香氣了。

對着這些小小的水果覺得有些生疎，是今年第一次看見，也似乎幾年來只有這一次。久已不回家，那山中的小城又早到滿街水果的時候了吧。清早市上就熱鬧起來，一筐接着一筐，都是剛離了枝的，帶着香氣的葉子，鮮艷的顏色上罩着一層白霜。人們的語聲又誠摯，又親切，爭價的事幾乎沒有，過路人也可以揀取幾個不受阻攔，彷彿都覺得既然到了水果成熟的好季節，每人都該分享一點。狹窄的街道上夜間才會寂靜起來，打更人過去之後，只剩下幾棵老槐樹和極其柔和的月光，而對着家門的那個水果攤並沒有撤去，只是每一筐上都有了覆蓋，它們的主人臥在一個廊下，熟睡了。蓋了薄薄的被子，沒有深夜的顧客會去叫醒他。

Y說昨天遇見從家鄉來的人，正是經紀果品的，說下次爲我們裝載一筐沙果來。想着那辛勤的驢從山下果林中出來，走在崎嶇的或泥水陷蹄的路上，從朝刊晚，我們要給它多少感謝呢。

終日的雨。賣沙果的人已經走了。我們思念着而且擔心着我們的運輪者，願意早一點聽見平安的鑼鈴之聲來到門前。

往昔

和Y走過一條初夜的街道。天上有稀疏的雲片，似乎和微小的星辰同樣光輝。風在四周拂動。行人有仰首的餘裕，街道自然是悄靜可喜的了。沒有奔馳的車，沒有叫賣聲，沒有刺耳的音樂，這城市便多了古老。我們讓脚步慢下來，也放低了語聲，覺得前面的燈光又樸素又親切。

街道盡頭有一個水果攤子，那些濃淡的顏色並不顯得華麗，却恰好調和了初夜的寂寞。燈光下的水果是新鮮的，站在那兒的那兩位主人是沈靜的。我們並沒有停步，而我的低語又開始了。

「你看，那兩個賣水果的人，我認識他們。從前我幾乎每天晚上總要去買一點。那男的是哥哥，女的是妹妹，家裏似乎沒有另外的人，因為他們就住着攤子對面那一所狹窄的房子，到雨天我就和一個朋友到他們家裏去買。朋友已經走了三年，「遠了，遠在海外。」假如今夜我們買水果，他們一定還會記得他，探問他。一切都是有時長存，有時突變。那兄妹倆已經到了中年，看去却完全像從前一樣。

「這條街上我認識的別的水果攤子和小商店都沒有了，毫無蹤跡。只有那一家古玩舖仍在。你看那門前放着的石佛，和小獅小馬的石像，我似乎都用手撫摸過。那時候的街道到黃昏就黑暗下來，如同鄉

野，後來才在馬路中央裝設了這些長方形的燈。

「那向南的馬路是一條河，直通到北方，不過我在這兒做夜行人時已經枯涸了，只餘下一座東西的石橋，常常是橋柱上的圓燈一個一個地熄滅下去我才走回自己的住處。這真像是一段荒唐的傳說，誰也不相信而且想不出來在這麼平坦寬闊的地方有一座高聳的石橋。」

Y聽着我說，沒有插入許多話，最後才問道：「從前你住在這兒的時候過得幸福，是不是？」

我不會有幸福，只有更多的閒暇。今夜經過「自己的」門外，也毫無繫戀地走過來了，因為街道已然改變了。人不該放縱感情，我對Y的絮語是多餘的。願那賣水果的兄妹幸福，滿足，我不敢以一聲招呼引起他們的歲月之思。

故人一

在人羣中忽然遇見故人，覺得又歡喜又惆悵。

已經一年不見了。是甚麼把我們隔離開了呢？說是因為我的懶惰，不如說是我的羞於見人吧。極其不安定的生活，同時是極其單調的，見了朋友除去千篇一律的訴苦之外就沒話可說了。我漸漸孤獨起來，又覺得自己的周圍寒冷可怕。這矛盾說明了我的軟弱。

見了久別的故人，他沒有一點變化，臉色比從前更光輝，我相他他是比我強壯得多的。我們的隔離讓我特別清楚地想起往日，而覺得對他的疎闊是一種大罪了。

他仍然守着我們同住過的庭院，有多少花草和樹木。他手植的桃樹一定長得茂盛高大，那是他所歡喜的一個孩子的紀念樹，孩子的死會重壓着他的心，他對我說一個人坐在燈前就聽得見那稚弱的聲音的招呼。那小墳墓在西山靜臥幾年了？

他是那麼一個多感的人。我們常常做郊外的漫遊者，有時在小丘頂上，有時在深密的樹叢中，也有時坐着鄉間的牛車走過美好的田野。他的語聲總是綿綿不絕的，到暮色四合時我們還不肯回來。在城裡

散步的次數就更多了。有一個濃霧的冬天早晨，我們走過景山前街，看見一個小牧人獨坐在馬路旁，臉藏在手裏。他說那孩子必是有了可憂愁的事，也許是丟了自己的羊，於是他關心地去問，孩子却呆呆地回答不上來。

然而，他有正確的生活態度，他雖然喜好自己的理想，但決不逃避現實。他說人生的每個時期都是很值得去經驗去體會的，所以不必悔恨過去或懼怕將來。他說對人生不可過於認真，應當把它當做一個包裹嚴密的美麗的匣子，最好時時欣賞，假如一定要一層層地打開，也許發現不少珍寶，但也許有一個魔鬼從裡面跳出來。就這樣，他給我過多少指示，多少安慰，我爲此寫過一些拙劣的詩句：

現在是秋天了，這些淡色的

葉子受了你的撫摸，在晚上，

你得到的感覺只有陰涼吧。

我感謝的嘆息逐去我的怨言：

「你來得晚了，現在是秋天了。」

這土地，我常投以不快的目光的，

因你的脚步而變爲柔和，

那些憂傷的記憶也疏散了，

倘沒有秋深的暴風，我的日子

將是平靜的，守着你留下的安寧。

一年不見，我想着他的家一定更溫暖，有一個比從前更可愛的孩子，一隻喜好喝水的貓，到天晚他會安安靜靜地讀「冰島漁夫」。從他今天的笑容上我相信他必原諒我的疏懶了，我能不去敲一敲××胡同八號的門麼。

故人二

在郵局的櫃台之外，聽見一個不很生疎的聲音對我招呼了一聲。那個微笑的臉讓我心裏溫暖，而且，時間的距離即刻縮短了，似乎我們只有三四天的不見。我用最從容的聲調問他，「這麼大的包裹寄給誰？」「給羅先生。」那個矮小而肥碩的羅先生，我的院鄰，每天在廚房裡看着厨子做他自己特備的菜，那樣的和藹而且穩重。故人告訴我說羅先生早已走了，他存的東西却到現在才能寄去，是很覺得抱歉的。聽了這話我猜想着「我們的」厨子的這位弟弟又回到大哥哥身旁來了。他說是半年前從家裏來的，仍然在玄極觀，不過房客都換得生了，對於我和另外幾個熟人真有時候很想念。於是他關切地訊問我的朋友柳川的消息，說寫信時務必替他多多問候。這年青人似乎比從前更消瘦了一點，我沒有問他，「爲什麼又回到廚房裡去，你那挑花工廠的同鄉女孩子怎樣了？」

回來，我從塵土封蔽着的書卷找出朋友的「玄極觀日記」來讀：

厨子氣憤地告訴我，「這種弟弟總說有麼麼用處。什麼事都不管又騎着車跑出去了。」我一聽他抱怨他的弟弟我便心痛，如果沒有玄極觀幽靜的地址，沒有他們弟兄倆殷勤的招待，我將不知道

如何生活下去。據哥哥說，前次弟弟當了兵，把人情全託遍了，好容易才把他拖回來，終於又跑了出去，今年十二月裡聽說他在外面拉洋車，特意找到他，爲他還十塊錢的印子，讓他到這裏幫忙，一吃飽飯又不好好的幹了，整天和那個挑花工廠的女孩子打混着，六個月花了七十多塊錢。今天硬逼着又要了十塊，秋節後到惠民工廠去，說是不幹這營生了。」聽了之後很難過，我喜愛那個留着長頭髮的年青人，一張灰白的面孔永遠浮現着微笑，清早起來總是拿把掃帚四處掃，一出門便聽到「×先生，起來了。」的溫熱的聲音了。庭院深深，鎖不住爲戀愛燃燒着的心……

那灰白的面孔在今天的微笑下露出一些憂鬱，美麗的故事也許是簡短的結束了。寄完包裹之後他又回到那個綠蔭蔭陰的庭院裏去，有刺柏，有丁香，有葡萄和棗樹，也有藤蔓圍繞的古香亭。對於這些我所懷念的他恐怕已經厭倦了，給房客送晚餐時會常常仰頭向天空望一望麼？

求乞者

求乞者來到屋門前的時候，幾片黃葉自天而降了。

下午的陽光是安穩的，暖熱滿院，使一切舒暢靜止。蟬聲並不令人想念，隱約的草虫低叫已經够了。在這樣的日子裏，如果有一點餘暇，便會爲暖熱所引，無論在一棵樹下或一堵牆邊，都可以久立不去，暫時忘記外面的世界。街市上永遠沒有季節；庭院的暖熱却也不能久留。黃昏到了，樹木便黯淡起來，葉子辭枝時候，似乎又寒冷，又憂愁。人也開始有瑟縮之意，站在屋門前的自己是這樣。

求乞者是我的舊相識。他喃喃地述說我們昔日的事蹟，而我的記憶幾乎疎淡得不能作證。不但對於他，對自己過去也實在是既無懷想又無信心的。他仍然貯藏着夢的記錄，較之我的空白如遠天究竟是可喜的吧。因爲他的敘述，我感到一種新生的親切，對這陌生人的推門而入不以爲怪了。

他說到厄運又說到飢餓，我把舊相識的印象放在面前的求乞者身上也並不得驚訝，正如我自己做了求乞者流落到他們的門前一樣。「死的已經死了，活的還活着，沒有甚麼話可說的。」是這樣的世界。那麼這兩年多不見的人現在又活着相遇，真是可感謝的奇蹟了。他沒有咒詛，也沒有抱怨，像一個教徒

一樣地自安於命運，是歲月和周圍的人類使他如此軟弱，或者說如此堅硬吧。他的感覺只剩下飢餓，身體雖和我同樣瘦削，顯然比我更禁得住夜寒的。

對立在昏黃的燈前，兩人的心上似乎有了一些寄託，我看見我們一同做了求乞者，走在混雜的落葉和泥水之間。現在我比他多的是這殘破的院子和多鼠的小屋，交還主人的時候就要來到了吧。使我慚愧也使我做了僥倖者的是存在手下的一點飲食。我給了他，不是因為同情，只覺得這伸出求乞的手的正是我自己。

他終於告辭了，走下兩級石階，在風中流下淚來，又即刻鎮靜住了。我們說着應該互記住址並互祝健康，秋天過去了，冬天就來，那是使人強壯振作的日子。

一個人走回屋，聽得見院中玉蜀黍的簌簌之聲。遠處有狗叫。一到夜晚，風就漸漸地大起來了。

悼失一

——致葉華——

——致葉華

天未明時就有暴風，然後急雨來了，擊打着窗紙。雨是那樣地瘋狂，對於還沒有遮蔽的屋子，於是窗紙濕透了，將桌子上浸成了泥水的天地。泥水中有幾本書，有紙片，有你的來信。不要以為是你新寄來的，它們都是一年前的信，昨夜我才從一個積滿塵土的紙匣中檢出來。就讓這些珍貴的字跡受了污染，信紙上的新水跡真讓我心裏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惆悵，想不出寬解的方法來。然而你一定完全料不到另外的一件事，那是更使我悲痛過深，難以平靜的。告訴你：葉華的信件已經是零落不全的了。這十四個字如同報喪的鐘聲，令人寒心。知道麼，去年初我離開這大城的時候就把你的信整理起來，用線繩緊緊束好，到鄉間又隨時一封一封地添進去，所以，冬天我輕輕地去，夏天重重地回來，知道自己的行囊中有別人行囊中再也找不到的東西，有一種秘密的歡喜。只要我得着一點閒暇和安靜，就把它們排列在眼前，按次取出來默讀。這也許是你不相信的或者覺得可笑的，不過我何必不告訴你說呢。去年夏季我

們相見的時期何其短促，夏季還沒有過完，你離開了這大城，一去不回，我離開了我的故居，遷移到一個窄狹偏僻的胡同裏去，帶着你的信。然後，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，我又搬了兩次家，而這幾個月中我過的都是紛亂不安的日子，忙於做飯洗衣服，忙於出行，總沒有把你的信重新看一回，深信它們必然臥在我的紙匣子裡，極其平安，直到昨天的夜半，我在燈火下想尋覓一些舊日的影像，找出那些信來，它們已經散亂了，號數部不相連接，我驚訝了好久之後才發現了我的重大的遺失，至少有二十封。我又去用心尋找，尋找，而那紙匣裡除了別人的信只有塵土了，我去尋找了五次。Y說，「已經丟了，怎麼找也沒有用呀。」聽了這兩句話我才真地失望起來，覺得全世界上都是空虛。Y又說，「我們沒搬家的時候，信都放在那間空屋裡，不是同院的人偷去許多點燼子用了麼。」但我分明記得你的信在最下面的紙匣裏，沒有移動，因此到現在我仍不知道遺失的原因。倘若真是那個人去點火用了，他真是犯了不可饒恕的罪過。我的記憶從昨夜一直苦惱着我，我記得某一封信中有某一些言語，但一句也背誦不出來。看見書架上古人遺留下來的書札真覺得嫉妒，怨恨。我又想把現在懂有的你的零散的信一齊燒燬，好嘗受這整個的悲哀。我過去的生命完全寄託在你的信裡，我沒有日記，也沒有別的文字，時時回想昔日的情形，讓你的無數字跡作證。我常常為記憶中的煩惱而憂傷，必須重聽一回你當時勸慰我的話；想起過去的飄忽的歡樂，更願意耳邊有你的笑語。無論在冬天，在夏天，在月夜或風雨的日子，你的字跡給我多

「少溫暖，多少與奮。現在它們大部分死亡了，埋葬了，永遠地無從覓尋。我應當聽從你的話」讓葉華再給寫一遍」麼？

風雨不停，暗晦的天色，彷彿黑夜就要來了。到夜深，留給我的只有狗叫和梟叫的聲音：「嘍噫嘍呼」，我將爲那些天亡者寫出輓歌。

悼失二

從前，我收存着兩個朋友的日記。一個名字叫A他把日記寫在每年一冊的厚本子上，共四冊。第一次讀時我會徹夜不眠，因為那些字跡有不可抵抗的力量，讓我再不能閉上眼睛休息。他每天寫一頁，若寫的話過多，就用極小的字填滿了兩旁以及上下的空白。那四個厚本子比它們的主人還清楚他的生活和心境。他從北方到山東，又到南方，然後又回到古城裡來，開始是熱烈的戀愛故事，後來和他剛剛結了婚的那個女孩子之死使他幾乎瘋狂，再後來就用沈重的筆寫孤獨的流浪生活，雖然遇見不少女孩子和不少熱情，他的辛酸的心却衰頹下去。在第四冊還沒有寫滿的時候，他悄悄地死去了。這是極平凡的故事，我珍惜着它不是因為作者是我的朋友，却因為我珍惜每一個人的生活，無論是簡單的或豐富的多波折或充滿平安的。那都是一隻看不見的手給他們安排的，在世上並沒有所謂可崇拜的或可鄙棄的我們的同類。思想和毅力的效果小得可憐。知道每一個人的生活既然是不可能的，這幾冊日記我應該替他印出來或者重寫出來，但它們也都失去了，毫無痕跡。除在我手下的只有B的日記了。B在遠方，願他平安的生活在世上。幾個薄薄的小本子，裏面的記錄也是零落不全的。每本上他都題了「第二日記冊」，他會

對我說，他的第一日記是寫日常生活的，第二日記裡只有心情和特殊的記錄，那時候我就知道他已經走上愛情的狹路了。Z是又熱情又熱情又多思的人，爲一件小事常常憂愁起來，不能解脫，雖然他對事實的看法並不奇特，他只是耽於幻想，大半是悲哀的幻想，似乎受了幻想的折磨之後心裡才得到堅定的信念，或者是經過一番自苦對真實的境況感到一種意外的愉快。但和別人比較起來，顯然他是缺乏判斷力而過於放縱情感的，他一直向前走，走入果樹園自然很好，走入險惡的深淵也就無法退出了。而在他自己看來，寧可爲他所珍愛的走入深淵也不肯徘徊在荒野大路上。那個女孩子的性格和他完全不同，她又豁達又堅定，但有一些任性。他們的結合是幸福的調劑，若不結合却隨時有發生悲劇的可能。Z的日記過于不完全，也沒有動人的故事，但這一些紙頁是懂有的可寶貴的友人的痕跡，讓我謹慎地守護着吧。這是初冬，樹葉快要落盡了。何其寂寞的日子啊。

小別

今天你終於走了。偏巧我們的院裏搬來那家生人。他們的生疏的燈光和生疏的笑語不像你所想的會讓我減少一點寂寞，而給我不少孤獨的預感。今早五點鐘，你在屋裡整理東西的時候，我站在院裏望了一下星星，有七個北斗星，有織女。「Y走後，在這大城裏只有這幾顆星星是我認識的了。」直到我們的車走在兩行窗門緊閉的房屋之間的時候，我仍然這樣想着。我們真沒有起過這樣的早。街上那麼沉寂，站上又那麼喧囂。火車外那麼寒冷，車中又那麼悶熱，沒想到因為不留心開車我得以多送你一程。你知道我對於坐火車早已厭煩了，而今早我却覺得車走得十分柔和，願你一路也有同感吧。車在東便門只停一分鐘，我再不能不跳下去了。你的「雇一個車。」的語聲留在荒野裏，天漸漸亮起來。我在野站上做了失路的人。我一直向東走去，以為那城牆的角樓之下必有一個城門的。那些荒丘和崎嶇的小道讓我轉身走回站上來，受了一個警察的詢問。他說，「你不要一直向西走。過那個橋，就是那冒煙的地方。」我過了一個高橋又一個低橋，河岸旁有了一條長路。河水沒有凍冰，而且流得十分活潑。有一個騎驢的人走過去。安靜的兩岸，樹木似有生芽之意。為甚麼我們沒有出來走一走呢？

我回來得不晚，想着，「再過一點鐘Y就到家了，多麼奇怪。」午飯我忍耐着自己做自已吃了。然後我整理屋子。你笑我總是搬挪不够吧，我把桌子和書架子又換了位置，也掃了地。坐在窗下，聽得見轆的聲音。夜間我走到街上去，那些燈光像昨天一樣，風却是吹面不寒的，是春天真臨近了麼？

風吹着每一個行人，吹着我。

我有健壯的脚步，

但我的心因懷念而柔弱了。

不知你在遠處的燈光下做甚麼。你走了，牆壁，火爐和書籙都不向我說話，我也不願意說給它們聽，所以前幾天我的「你走吧，我不怕。」這句話說錯了。今夜我就早一點睡吧，也爲你的睡眠祈福。

你走後的第二天。天沒有亮我又醒來，覺得異常寒冷。我起身，走到爐邊，才發現火熄滅了。我不想再生起它來，雖然木柴和煤都是近在手下的，從前我們却常常劈幾片舊木板或者去拾落枝。我離開這寒冷的屋子。天空澄淨，可喜的陽光在地。寂寂的院子，我在院裏佇立而且傾聽，好像不久你就要來了，我傾聽的是門環的聲音。

下午我睡了，但始終是半醒着。睡起正是黃昏。怎能够做晚飯呢，火也沒有，熱水也沒有，我穿了大衣，默默地走到街上去，終於走進那個我們常在那兒買麵的小飯館了。怕等得寂寞，我帶了一份報

紙，飯館裏的人們圍着爭看起來，我給了他們，他們還不住地道謝呢，那些食桌都很乾淨，碗箸也好，飯做得很快。我正爲不得不喝湯的思想所苦的時候，「給盛一碗粥」的聲音讓我即刻愉快起來了。「我也要一碗，」我叫着。那粥是玉米渣做的，多麼意外，多麼感謝。但不久飯吃完了。我必須回到沒有人的寒冷的屋裡去麼？我踟躕在街頭，想着除非買一點水果子吃或者可以填補一晚的空虛，雖然我們都是沒有錢的。今夜的水果必讓我密藏起來，一直等到你回來的時候。這樣想着，我便原諒自己的浪費了。

應該是你回來的日子了，Y。天暖，有好風，「春天的泥水滿地」，冰雪似乎決不會再來。我沒有爐火也不需要它了。只有飯吃得不好，那個小飯館究竟是不可常去的，我一個人又懶得做，怎麼好。

幸而夜晚很快地到了。我擠上了電車，不留心車中的擁擠和窒塞，只在心裡反覆地想着：你也許不回來，那麼我就應該很鎮靜地離開車站，練習一點忍耐；如果你來了，也應該因驚喜而快樂。我下了電車，看見車站覺得有些生疎。站外只有零零落落的幾個人，十分平靜。但大鐘的針告訴我時間快要到了。車是常常誤點的，我知道。今天會不會延遲得太久呢？我在站上走過來又走過去，不願意坐在硬硬的長椅上。終於一個警察告訴我，「這就是X X的車。」我接着說，「出站了？」「到站了。」他說。我連忙跑到月台的柵欄口，看着人們水一般傾瀉了出來。接人的人極少，只有三四個，其中有一個孩子，見了出站的母親，即刻迎上去拉住她的衣襟。而我始終做了觀客，沒有你。車站又恢復平靜了。我一步

一步地走出來，覺得對面的風有些寒冷。有幾個聲音問，「要車吧，要馬車不要？」但我又走到停住的電車之旁，它開了，正好我沒有上去。這城市多麼令人不快。我望着天空，看不見認識的星星。

夜深回到我們的家門。門緊閉着，推不開。我敲了門環，又拍門扇，我拍了又敲。好久才聽見院鄰的老太太問「誰？」然後她隔着牆對這位敲門的客人說，「我已經睡下了，不能開了。」以下就沒有聲音。我又費了許多時間，算是驚起了另一個人。

一盞小油燈。我不是應該睡了麼。但我怕再有人來敲門。等着吧，等着吧。三天的別離，就給了我這麼多的不安，你會不會笑我呢？

佳日

我們在小山上，早晨，涼爽而柔和。

唯一的一棵桃樹，桃花滿樹。昨天我們才發現桃花開了，所以春天應當從今日開始。我忍不住偷偷地爬上樹去了，Y在下面笑，同時又催促我，「快點吧，有人來了。」我們跑回來，把花從開着的後窗扔進屋裏來。Y說，「我知道你又有些事情幹了。」我洗瓶子，灌水，又把一枝剪成兩枝。

「你看，你看，水牛兒。」Y指着牆。

「是麼，是麼。」我跑到窗戶那兒，把水牛兒拿下來浸在水裡。「水牛兒水牛兒快出頭。」可是它不出頭。

Y想要桂花，也想像着中秋，我們走在街路上，去巡視每一個花廬子，都沒有桂花，只有夾竹桃，水仙，也有丁香。這院裏的丁香也發芽了。在街上遇見××胡同的厨房人，向我們致問候之意，知道我的故居現在完全換了另外的人住了，我的朋友遺棄了那個有丁香樹的院子已經七八個月，有一些憶想從遠方飄到這兒來麼。

兩個客人，一個帶了許多枝桃花來。今天是有桃花之日。

沉重的陰天，從上午到下午。

我們沒有爐火了。陰沉的天氣，寂靜和寒冷。我們到堆亂東西的屋裏去，找來一些木條。劈木柴的聲音一定傳到遠遠的地方。我們喜歡聽這叮叮的聲音。不久，烟起來了。不久，我們有火了。

溫暖的歡喜的黃昏。

早起來就聽雨聲，彷彿從屋檐上滴落下來。我隔窗望了小山，叢樹，和石道，並不太濕，只像是剛剛用水洒過。所以雨是下了不久的。

繼續有簌滴的聲音。有大傘，我有小傘。

雨的上午。寒冷的日子沒有人願意出門吧，可是我們跑到街上去了，穿了大衣，仍然沒有暖意。

我們走在泥水中間。

身上有寒冷，

腳上有淤泥。

只有Y是堅強的，不願回家，想到水果店裡去。我們問了兩三家，又空手走回來。

雨住的時候還不到黃昏。窗外有人給我種珍珠梅了，大叢的花。可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喜歡珍珠梅。

第二次在街巷中間，道路幾乎變成泥塘了。Y能走，我難道不能走麼。我們的鞋沾滿了泥水，從胡同轉入大街。我們的水果子買成了，兩個大包。必是願意早到家的，快點走。

樹木斜斜地立在小山上，美好的圖畫，

第一次把躺椅搬出來，放在花房，Y就做了一個晒太陽的孩子。

我把紙鋪在小山下的土台上，我的字。陽光是有些刺眼的，然而，我離不開那地方。怎能够坐在屋裏呢，天空也發出柔和的呼喚的聲音。

窗外的樹爲甚麼不快點發芽呢，天熱得使人想脫衣服。

Y用毛巾蓋住臉，有躺椅，有滿身的陽光。我跑到堆亂東西的屋裏去，前幾天我們看見過的躺椅已經沒有了，怎麼好呢。

我從假山下搬一塊石板，沉重而又光滑，像是石碑的殘餘，我用盡了力推着它，推到Y的躺椅旁邊。我的座位一點不熱，也並不陰涼。

下午，我們走在塵土太多的街上。一個背着筐子的人走來了。

「你不是愛吃蘋菓嗎？」

Y買蘋菓。帶了膨脹的書包走回來。

夜間有涼風。我發現躺椅仍然在窗外。

「我們出去好麼？」

我們在躺椅旁想像着未來的夏天夜晚，有月亮的，多星的，和陰天的。

可是幾個過路人走來了。

「呵，這山上可有一隻狐狸一隻狼。」一個人說。

「哪兒有呀？」我問。

「不知道住在哪兒，它們夜裏常出來。」

「真的嗎，我怕。」Y說。

「真的，我們回去吧。」

「桃林新莊」

許多商店的門都開了，小城中的人似乎慣於早起的，街上略略顯出繁榮之狀。但道路崎嶇而狹窄，鋪着不整齊的石塊，和兩旁低矮的老屋襯起來頗有古意。除了一些趕早市的人們之外，有幾匹驢搖搖擺擺地走在街心，負着多量的柴薪，後面的驅趕者是兩個健壯的鄉人，像是從山中來的，一面走一面吃着他們的早點。

我發現自己走在一家招牌很多的商店門口。那正是一個點心鋪。陳列在窗前的顏色不同的食品對我有一種淡淡的誘惑。我並不覺得饑餓，却想買一點做道路上的點綴，便走了進去。

「這個多少錢？是新鮮的麼？」

「呀，剛剛送到的呢。」那個賣點心的人滿臉是笑。

當他把買好的點心包了起來的時候，我問他，「到五城去要經過甚麼村莊呢？」

「五城麼，那就到『新莊』吧。」

「離這兒多遠？」

「四五十里吧。」

我道了謝，重新走到街路上的時候，已經不是一個無所攜帶的旅人了。我覺到好久不會有的安慰，因為有了食品，或者是因為得到了路徑的指示。

街道盡處有幾顆老樹，仍然是一片空枝，但顏色很鮮潤，有正在生芽的樣子。一隻山鵲在上面叫。我走過一段空場，看見低低的城門了。城門裏面停着幾隻驢。我剛剛走近了一點，驢的主人們就殷勤地和我說起話來。

「騎驢走吧。您到哪兒去？」

「新莊。多少錢？」

「說的是『桃林新莊』吧？」

一個驢夫告訴我東方並沒有叫做「新莊」的村子，只有二十里外的「桃林新莊」。我覺得地名稍遠，近都沒有甚麼關係，方向不錯就很好了。於是我們商量好了價錢，而我添了兩個伴侶。

天仍然陰着，却毫無風雨之意，整個的鄉野間充滿撫人的溼潤。草色青青的，似乎到處都有綠芽。田畝中一行行的麥苗排列得十分齊整。遠處的樹梢頭上籠罩着淡淡的烟霧，烟霧中有個地方透出一點紅暈來，我分辨不出是桃花是杏花。

柔和的風，柔和的驢的脚步。我們已經遠離開那荒城，來到一條小河之旁了。驢一點不遲疑地走下水去，似乎愛聽自己的四蹄潑水之聲。驢夫也早已用雙腳親近了寒涼而不刺人的河水。我很想跳下去走一走，但不久已到了對岸。我悵悵地低頭看着道路上新留下的足跡，驢夫却對我講起河的變化來，說到夏天它便漲到十幾尺深，假如他種地不很忙，他就是船家了；說可惜那隻木船已經壞得不能用，不然我們一定有很多重見的機會；說他曾在這條河裏救過一個孩子，孩子的母親說一生忘不了他。然後他又說了自己的簡單的歷史：他住在「桃林新莊」十里之外，一個自給自足的農夫，有妻有子，還做過一次村長，知道無數村裏的故事。放驢和撐船並不是他的副業，只是一種癖好，彷彿對自己周圍的人們談話談得太熟了，很願意和過往的旅客傾吐一些衷曲。

這位村長嫵媚地講述他的英雄事蹟，我安心地聽着，覺比城中的那些同伴好得多了。驢也不會跑跳，永遠邁着歡愉輕快的脚步。我們三個似乎都是誠實的，又都有些坦白的自得，因此這短短的春郊行程頗可祝福了。

我們走過了兩三個村莊，道路漸漸傾斜下去，兩旁的土岡漸漸高起來。彷彿是一條寬闊的山谷。岡頂上有步行的人，低聲唱着自己的曲子。略略陡聳的土坡上處處開着杯形的紫色花朵，如同一些冒寒穿了春裝的孩子。我想到那就是朋友讚美過並說它們性情太急的野花，至今却不知道名字。

我這樣的默想着，忽然耳邊有驢夫的聲音說：「啊，多麼快，您到家了，我離家也不遠了。」

我抬起頭來，發見那條曲折的谷已經走盡，前面是一片寬廣的平原，地面又成了低低的斜坡，斜坡上有無數的樹木房屋，不見邊際。我聽了驢夫的話，知道這就是叫做桃林新村的地方，於是我從驢背上輕輕的跳下來，一面口中漫應着，「啊啊，到了。」

「我的家應該在這個村莊的裏面麼？」我默問着自己，却不肯對驢夫說：這並不是我的家，以及自己是一個不識路的遊子。我把應給的錢交在驢夫的手裏，接過小包來，又笑了一笑，驢夫用一種親近的聲調說了「過幾天見」，點點頭，就牽着那匹柔順的牲畜迤邐向西去了。我望着那個背影，又覺得後悔起來，不知道爲什麼剛才沒有留住他，請他引領着再走一段二三十里的路程。我獨立在那兒，被遺棄之感很快地加重了，如同送別了一個熟識的朋友。我向前面的村莊一望，沒有人走出來，却透出一些生疎之意，於是向高處走了兩步，對着驢夫所走的方向去尋覓那背影，而我看見的只有林外陰溼的土地上淡淡的足跡。

幾個小孩子跳躍着從村中出來，手裏揮舞着青色的細枝。他們並沒有注意我，我却覺得有些不好意思，開始用閒適的脚步沿着孩子們來時的道路走去。那道路引着我蜿蜒地走入林中，枝幹一程比一程濃密，完全是山桃，滿枝花苞，是高處枝頭上的已經大半開了。地上沒有落英，却浮溢着最清淡的香氣，

混合的花香和土地的香。

我信步而行，前後左右完全是桃林了。一陣鶯鶯鶯聲在遠處，我的脚步不知不覺地拖緩下來，由緩步而徘徊，甚至停歇住了，撫摸着身邊的桃樹的枝幹，又審視花朵和花苞的顏色和形狀。林叢中只有我一個人。村莊的房舍先是隱約可見的，現在已經完全被遮蔽住了，連人語聲也難得聽見。我成了一個迷路者，本來想由那些房舍中間走過，順便對這村莊作第一次的拜訪，却不知怎樣地轉入村外了。但我一點不覺得寂寞，甚至有些忙碌，忙於以整個的感覺接受這桃林的贈與。

從桃枝之間，仰頭望去，天空是淡灰色的，平靜，柔和。忽然村中送來幾聲雞叫，我傾聽着，那聲音彷彿是日午的報告，于是我揀了花枝下一個最清潔的地方，坐了，把小包慢慢打開。這一些點心對於我真像一席盛宴。仍然沒有人來，只有蜂的嗡嗡之聲在頭上。「蜂，請來分吃一點吧。」這樣默語着，我想像着那幾個小昆虫飛下來和我低聲合唱了還鄉曲。

好久之後，我站了起來，向四週投下了留戀的眼光，然後開始自己的步行。直到桃樹十分稀疎的地方，我才看見兩個農夫正在犁土，而田地間悠長的路徑在目前伸展開了。

來客

夜了。有一個不很亮的燈，一隻多年的椅子，我就可以在屋裏久坐了。外面多星辰的天，或鋪着月光院子，都不能引動我。如果偶然出去閒走一會，回來後又需要耽擱好久才會恢復原有的安靜。但出乎意料的是只要我一個人挨近燈光的時候，我的客人就從容地來了，常常是那長身子的黑色的小虫。它不出一聲地落在我的眼前，我低下頭審視着，它有兩條細長的觸角，翅合在身上，似乎極其老實並不會飛的樣子。我伸出一個手指，覺到那頭與身子都是堅硬的，尤其是頭，當它高高地抬起又用力放下去時，就有一種幾乎可以說是清脆的聲音。我認識它是我所曾見過的「叩頭虫」，我對它沒有絲毫的厭惡；它的體態與聲音都是可讚美的。它輕輕緩緩地向前爬行，不時抬起頭來敲擊一下。如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身子，它就要急激了，我不願意做這事。但不留住它，它會很快地飛到別處，讓我有一點輕微的眷戀。

又有一種更小的飛虫，銀翅的，是的，它的雙翅上滿敷着銀色的粉，閃耀出銀色的光輝。它像是極小的蠅虫，我不知道它的名字。有人說叫做「白蛉」，夜間咬人的，但我並不十分相信；我看不出它的嘴一類的東西。它落在桌上，兩翅微顫着，似乎帶一些可憐的神氣。不幸一次因為它們結隊地來擾亂

我，又不受我的驅趕，我用一件東西打死了幾個，那翅上的銀粉也剝落下來。其後它們絕跡不來了，直到現在，我仍沒有遇到過一次，想來總覺得對那幾個死者有些歉意，因為它們是我的最小的客人。

不到桌上來而永遠徘徊在牆上的是有許多條脚的敏捷的虫，它的身子是灰白色，腳上還有些暗黑色花紋，但我並沒有看得十分清楚，因為我發現它時有一點恐怖，簡單的說，那麼多的腿很足以讓人的眼睛不舒服，不過，與蜈蚣比起來，又是溫和得多了。我叫它「錢串子」，這自然不是各地通行的名字。當它見了人或燈光時，並不轉動身子，彷彿在注視甚麼，直到我用一根小棍敲着牆的時候。它走得非常迅速，不久就完全找不到了。這屋子永遠是潮濕的，所以它不願輕易離開，我還注意到它已經在這兒生了兒女。但它們吃甚麼呢，整天地伏在潮濕的牆洞裏面？

第二種在我屋牆上爬行的虫只有八隻腳，而且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地，像一個病者或老人。那是蜘蛛。但並不與在院中常見的完全深黑色的身子，看去有些笨重，伏在一個大網上的一樣，我的蜘蛛的腳特別長，深灰色的細瘦的身子，帶着文雅而莊重的態度。只有見了它時我像是遇到舊相識，我們各自沒有驚慌，並以友誼的眼光互相睇視。有時它走到我的書上來，停一停然後回到牆上。我至今沒有發現它的網或住處，但總覺得它不是一個遠客。

許多日子以前，我在書架上翻一堆舊書，在一本下面，發現兩個大小不同的蠶魚，沒有等到我捉，

它們就鑽到看不見的地方去了。那時候我想不出捉它們的方法，倘用手，似乎是不合適的。後來，它們漸漸地跑到放在桌上的書縫子裡來，而且毫不畏懼地爬上牆，在我的眼前跑來跑去了。那種敏捷的程度不下於那多脚的虫。或者它們也是多脚的，因為細小而得不到我的注意。對它們，我特別覺得嫌厭；但當我檢視了我的書，並沒有發現幾個破洞時，也就不很關心了。

別的虫少有到這屋裡來的。上面說過的幾種，雖然也常常相見，却不能破除每夜的寂靜。我想念着那齋虫，那柔和的有力的歌者，它每到天黑時就開始唱起來，幾乎可以整夜不息。那聲調雖沒有高低長短的變化，我聽着決不覺得厭煩，它會引領着我的沉思，給我以微涼的感覺，讓我幻想着已經到了秋天的日子；它也不讓我的心裏淒涼或傷感，只有異樣的安寧。它喜好庭院中的風露，所以這屋裡得不到做它的住處的光榮了。我見得到不同的虫，但它們都奏不出夜的音樂，除了那敲擊着這桌子的叩頭虫，叮叮的，聲音是那樣沈悶，枯索。自然，在我的來客中它已是很高貴的了。

留 別

我茫茫然到這兒來，許多日子過得像做夢，在我心上沒有留下一點值得記憶的東西。今夜似乎比前幾天更平靜，然而，一種新的情緒從心裏生出來了，它悄悄地先告訴我，桌上的燈這樣光明，但明天就不能和它相見了，這大城中的異鄉人將做一個旅客，獨走上他的路程。我聽着，沒有回答。……

窗外忽然有了聲音，漸漸的，滴滴點點的，這不是雨又來訪問它的相識者麼。我一聽見它就覺得天氣即刻變涼了，甚至讓我身上有些寒冷，想加一件衣服。幾天來我過着清爽的日子，爲甚麼竟有小雨悄然而下呢？它可是知道我的行期，來做最後的會晤，或者它怕我臨行時覺得不安，才帶着涼風乘夜唱出悠長的歌子，讓我能靜靜地早睡？啊，雨，請放心，今夜我必安然地閉上眼睛，因爲我不想念別人，也不會被想念，我未曾獨來，但也無妨獨去，今夜雖睡在這大城中，我的心魂已經在北方多沙的路上了。

這一個濕濕晦暗的小屋也把我陪伴得到日子了，近幾天我幾乎是不回來，讓它空空的，寂寂的，被拋棄了，而且，從明天起，它將永遠聽不見主人的聲音，但那時候會又有新的主人來愛撫它了。我並不是不願回來，任這可憐的屋子守着寂寞，我只是不敢回來，好像其中有甚麼可怕的東西，而今天我終於

回來了。當我一步一步走進屋子的時候，我看見地上仍是這麼潮濕，臥着許多碎紙，我抬起頭，在這吱吱略略地響着的椅中坐下，然後四週巡視了一回。我僅有的幾本書骷髏一般在桌上站立着，而且其間有一個蜘蛛在爬動，傲然而行，好像沒有看見我一樣，它已經佔據了那一個角落……

明天是我的行期。潮濕的臥具，零落的書，也都隨我回到北方的家鄉去吧，讓這兒暫時只餘下陰森的四壁，它們永遠是默默的，不會對人說出我的消息，但它們對我從來沒有過淡漠的神色，在這深夜中，讓我低低地對它們道一聲「再見」。

我隔窗望向遠方，遠方是暗沉沉的，沒有一顆星星。這座大城現在也昏然入睡了。我在這兒低吟，它不能聽到一聲。它威嚴地聳立着，只投給我無數的影子。當我沒有來時，我憶念它像憶念我的母親，我來了，像遊子伏在母親的懷裏，我覺得溫暖，到處充滿了柔情。我開始了大城生活，四圍的一切都很恬靜，很安適。我住在一條胡同裏，孩子的呼叫也毫不令人厭煩，只增加了城中的生意，小販的叫賣時時隨風而來，無論從遠處或近處，都使我聽了覺得安心，因為它們有時是親切的夜歌，有時是撫慰的催眠曲。城中的房屋，樹木，河水，也充分地表現出它們的古樸，幽深，令人無論在哪兒徘徊也不覺得疲倦。我還在城中的一角看見前世紀的風光，我的想像回到古代的都市裏去。……但這大城究竟是衰頹了，它如同一個老人，眼睛昏花，看不清在它懷中的遊客，來時它沒有笑容，去時也不肯挽留一句。在這兒

我過了幾十天，悠長的日子，它只能讓我的身體安舒，看不見我心的震盪。明天早晨，當這大城睜開它昏花的眼時，如果看得見一個異樣的旅人，送他一陣晨風，那就是可感謝的了。

我曾走在街巷之間，看見我的許多同類，他們有的是守夜的老人，有的是辛勤的勞力者，還有背草的孩子，還有在河邊洗衣的女人，他們都久住在這大城裏，而且在我眼中現出寧靜的樣子，而我竟不能多留幾天，我對這兒的愛戀讓深切的辛酸給壓下去了。現在，快要別離的時候，我的感覺倒變得遲鈍起來，我昏昏沉沉的，只想伏在桌上，等到外面露出了天光。當我明天走上北方的路看不見這大城的影子時，或者會把這兒的經歷忘記，如果我多留半天，光亮的太陽再照到這小屋裏來，照出我的簡單而零亂的東西，我的心恢復了清醒，我必為記憶中的傷痛所壓倒，僵伏在陰溼的角落裏。

夜是甚麼時候了？雨已經不在窗上擊打，明天它一定不會阻礙我的行程，也許天亮時就完全晴朗起來了。我將孤身而行，這一走才是完全地無牽無掛呢。沒有人知道從這屋裏失去一個客人，我將像小虫一樣地爬到遠方，入於我愛的田野，我再不會受這大城的誘惑而重新想着它。

我閉上眼睛，眼中又現出黑色和綠色的圖形了。今夜我還需要睡覺麼？即使我躺下怕也不會睡得着的，我聽見四壁在同聲地說，「起身，起身。」

還有唯一聽我的得見的虫聲，似乎近在我的窗下：「笛——笛——笛——」這聲音給我以一種深切

的寒意。它們也許是因冷而叫。是的，季候已到秋天，又下過一陣涼雨，這大城裏的最後的夜讓我悚然；明天我決不會誤了起身，帶着一宵的冷氣回到家鄉去也罷。

你們過那清苦的日子，不可思議啊！正如我跟他說的，想起朋友，我只有慚愧，我不能給他們任何幫助，啓示，任他們瑟縮在北行的寒風裏，度艱辛的歲月。孩子們，到了今天，只有自己是衛護的人，珍重，珍重，一切就這麼艱苦。我不需要衣服，不要寄，寄也寄不到，你穿用吧，當你用我的衣服的時候，你可以想起我來，我幻想你穿着我的衣服，心上也安靜一點。我們每人做一件棉袍，足可以抵擋些風冷了。孩子們，我不放心你們，更甚於你們不放心一個離家在外的的人。我心依依，可是找不出話來，千言萬語，我不是語說過麼，數不盡的繁星，說不盡的思話語。

要相信命運，勇敢地接受命運所給與的一切試探，學習忍耐，學習安心，我無論走得那麼遠，總會記着，因為你是一個懦弱的孩子。我想你們會常常夢見我，正如我夢見你們一樣。你們那裡恐怕已經很冷了，雖然這裏仍是溫暖如春。上一個冬天，我們通訊說要火爐，要花生，再上一個冬天臥在北辰宮的陽光下看聖經，過往的日子全如夢境，如夢也好，讓我們思念夢境時思念夢裏的人。

不可再讀下去了，風起了。應向遠方祈禱，並且早睡，讓燈光暗下來，再輕輕地掩門。

夜讀

接到一個不相識的朋友寄來的詩篇。我幾乎有些詫異之感，這一疊生熟而可喜的紙葉像自天而降的奇蹟。郵差走了，屋裏有多少寧靜，而我的心思匆忙起來，預備即刻在微暗的燈光下做一個讀者。

沒有讀詩已經多少日子了？只要有一點閒暇，或者被風和雨雪關在屋裏的時候，我就發現心上的不能填補的空虛，於是到書架上去翻動那些古老的伴侶，把手指沾染上塵土，再默默地退回來，開始令人疲倦的冥思。幾年前論讀詩篇時常常感受的惆悵的安慰在記憶中漸漸淡黯了下來。

所以今夜是應該祝福的；一個影子穩定地依在牆上，而它的口中有了低吟的聲音。

我看見一個多白楊的古樸的鄉村，老人坐在家門前望着遊散的牛羊。忽然那地方變為廢墟了，牆壁已經傾倒，還鄉的青年獨立在門前：

Say Carol can ye imagine

I have lived here for four years

沒有回答，一陣白楊的葉子響。……

我看見他立在像江水的街頭，向一個懷戀者致語：

我應該用甚麼名字呼喚你呢？

佇足於一小窗下，我獨自暗暗的尋思；

同時覺得有一滴寒冷的液體墮落在

我的前額上……天又要落雨了。：

又在悄靜的秋夜低聲說記憶：

你那裡的燭光也許像這裏的

一樣搖搖欲熄……可是我終於記起

一個青色的月亮在噴泉上哭泣，

羣樹交着衰弱的手想將她遮蔽，

那樣一個夜晚……你在暗影中靜立，

你的眸子却燃燒着淡淡的光明

當你說，「再見」，送我出落葉的穹門。：

當他聽見一個女子步行在庭廊上時，他說，

她的足音使我悵然想起如此

一個短短的夢，短短的秋天。：

美麗的現實和美麗的記憶一樣，因為幸福永遠像幻夢。珍重地保存它們吧，也應當常做一個夜讀

人，吟誦着

燈光却似被霧蒙了：兀自記憶着

一輛馬車引入飛花洩秘的桃源，

落月下，滿院的茶蘼，深深掩着門。：

贈 答

讀了我的不相識的朋友的詩，又接到他的來信，而我仍有了紙上的贈答。爲暫時不相見的人們祝誦吧，因爲想像必使他們得安寧。從前有一個夏夜，我在深院中做主人，也接到一封信，寫信的孩子親自送到我的門口，然後輕輕地在夜色中走遠了，爲了免得我們相見相識。隔離使記憶的顏色單純而鮮明，永不褪落。六月是長的，傾聽這些輕細的聲音吧。

有一件事我敢說你一定不會想到的。當我從一個熱鬧場所淋着冷雨出來時，彷彿是知道甚麼在書桌上等候我。幾年前就想認識你，不過苦於沒有機緣，那麼，這回接到你的信可以說是偶然的嗎？

學校沒意思極了，於我這未長成的人，更顯得處處森然可怖。寫東西的人很少，而且在我這眼高手低的人看來，都極其幼稚，除了沒事時自己看看詩，和朋友我玩玩 *Bridge, Loose and neglect the creeping hours of time* 而已。

如果必需，這是一點自己的介紹，你看了不要笑：「父母是××人，現在俱已故去，我生在×

×從十四歲起開始寫詩，起首的原因大概只是抄起來省事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寫起文字來，總是懶得要死。：今年十七歲半，身長五尺十一寸，體重很輕，只有二百零幾磅。]

我寄給你的詩都是自己挑的舊稿中和你氣味相近的，另外有些我自己很珍惜的詩，不過，我想你是不會喜歡的。現在已近大考，功課忙極了，暑假中我很想找你一次。

這冬天的雨多像秋天呢，當我的眼光落到滿窗的綠蔭上時，我真想看見一棵落葉的樹，那够多好玩。祝好。

××

二十九日。

P.S.我本星期日或星期六也許可以進城，你那兩天有工夫嗎？我們若能一塊談談詩多好，不知怎的，我看到你住的地方名字時，就想像得出你也是像我一樣（也許更甚些）寂寞，是不是？

××

讀你的詩覺得幸福，因為我久已沒詩可讀自己也不提筆了，讀後就想寫給你：「這純淨纖細的心情是最難得的，願你珍重地保持着它。」我很怕環境和歲月會使一個詩人平凡起來，但昨天接到你的信，知道你是那麼年青，於是我歡樂地爲你祝福了。

你要來找我，我覺得又高興又慚愧，在你想像中的我能是這樣麼，一個歌弱的人，一個把時間廉價出賣的人，一個爲貧窮和憂慮所壓倒的人。然而，我怎能不願見你呢。可惜我忙一點，每天上午上課，下午編報，只剩晚七點半到九點半這兩點鐘，本星期日又恰巧約出去了，那麼，假如你打算住在城裏的話，盼望你星期六晚上來玩。問好。

××

一日。

××

物體常因人的本身而變，你的氣質（如果允許我妄猜的話）一定常使你憂愁於別人漠然的東西，這也是沒法子的事。我看世界還沒有到你的程度，總想它是

The right place for love

And I can't think of going to any place better. 幾次小打擊還不足改變這種性格。但你必須寫下去的，不但爲安慰自己，也爲安慰別人，給人以一種 gift of peace。

我這星期不能進城，很對不住你。當我想到我這裏動筆，你也許在那邊抱膝等我時，我難過極了。但一則是接到你的信過晚，二則我有許多別的約會。但暑假快來了，我會以驚異的眼色去敲你

的門的。我不知你想像中的我是怎樣，同樣你也不一定明白我想像中的你是怎樣，這種友誼是多麼可愛呢。

祝你福。

××

三日。

夢 雨

永遠記得那個無月多星的夜，百藥來看我，我們在燈影下談話，雖然也說到戶外的人間瑣事，他的本意只是來勸我心思超脫一點，珍重自己的生活。然後我們在院中看星。真如同他所說的，它們指示着每個人的宿命，我像是忽然澈悟起來，而覺得他的話字字可珍了。

一個軟弱的人需要看誕，只要有一句啓示，一聲勸慰，就令人即刻脫開對這人世的厭惡之感，而覺到超乎感謝的溫情。昨天我又在惡劣的心境中閉門不出，似乎去做拜訪的事是不爲主人設想的，但百藥忽然來了，說出去走一走好，到了聽見鵝叫的小道上時，我的步履已經十分有力了。我們坐在水邊，望着遠方有三個燈光亮了起來，黃昏的談話是寧靜的。但雨落了，沒有聲音地滴在水面上，輕細像蛛絲。他說：「這是夢雨。」他在夢雨中展開他的詩篇。他以一章贈我，我真慚愧不能答他，更慚愧的是對那些詩篇我只能做一個平凡的讀者。我覺得每一篇的結句都是極有神韻的，正和普通人的詩作相反：

銀漢與密實的星應照着

我們每一個人的宿命。

——「懷千里草」。

清道夫門前雪掃開，

路燈還在守夜。

——「懷想母親作」。

我喜歡「碧紗窗下讀毛詩」，

翩翩的青天同遠人不見。

——「那蝴蝶」。

一夏天的晚上無限回憶。

——「夜晴贈林樞」。

回來時「紆緩的走過水濕的林蔭路」，燈光在遠處，滿天暗雲，而脚下的泥水一時比一時多起來，我們像兩個孤獨的探險家一樣，沒有遇見一個行客。別後的途中看見在另一世界裏似的許多耀目的彩色，於是抄庾子山八句贈百藥並贈自己：

無悶無不悶，

有待何可待？

昏昏如坐霧，
漫漫疑行海。
千年水未清，
一代人先改，
昔日東陵侯，
唯見瓜園在。

江水箋

想到朋友在遠處，炎熱的天氣中也深深感到內心的寒涼。自己似乎已經過慣了堅硬的生活，不敢相信會有過美好的往日，因為朋友久已走了，帶着親切的語聲，親切的夢，而歲月是可怕的，常常對人說不幸的預言，爲「信念」作證的只剩下一封來信，一切皆變，不能常存，這些熟悉的字跡是多麼可珍貴呢。

Z，Y姑娘：P心好，他告給我許多故事，說你們做飯做不熟，Y就哭了，和你們同住的「獅子狗」說，「是不是爲我呢？」；說你們有意到魚子山村去管果樹園；後來又說你們搬家搬到十八號，說桌子上有三個墨水瓶，說Z思念着遠方的友人：

「聽我說，你要回來，

因爲我們喜歡北方的風雪，

花生和火爐都在這兒歇等，

不可以再在遠處以寫信過除夕了。」

在幾千里以外能够知道這末多事情，心裏很驕傲，祇是自己沒有寫信，却苦了乙和丙，我知道你們擔我的心，却不知道我過的是什麼樣子的生活「八日。深夜看香姑娘的詩，不很好，陌生的人們，知道我愛聽細弱的歌聲的緣故嗎？九日。雪更大，使我記起北方的冬天，如果在××呢，爐火上的靈水會沸騰的吧，花生和橘子有着調和的顏色，獨自假寐於爐火的溫暖裡，或是低低的訴說友情，咆哮着的北風也該是可愛的了。現在什麼都沒有，一身孤獨和疲倦。十日。晚飯後到郊外看黃色的菜花，綠色的麥苗，已經見到依稀的麥穗了。傍着江堤回來，見大貓，見小五，大貓，見小五，大貓凝視着江水；小五佇立江邊，等候着不一定回來的遠人，可憐的孩子們。回來有着空虛的心情，拿什麼東西填補起來呢？十一日。依然是落漠的心情，沉悶的天空壓得低低的，簌水滴到積水裏兀自響個不住，低氣壓使我窒息了。渴望着清朗的天空，渴望着溫暖的太陽，渴望着有一般人能够傾聽我的怨訴和心曲，渴望着有一個人寄給我一封溫暖的信。天氣像是連陰下去的樣子，怎樣才能够給自己一點安慰呢？」寫着寫着安慰就來了，香姑娘是江南人，有着纖細的身材纖細的手，脚步很輕，微笑的時候眼睛就剩一條縫兒了，丙喜歡不喜歡這樣的女孩子，告給我。她很會唱歌，會唱戲，唱歌的時候聲音是永遠是顫動的，這些日子她不大說話，不大唱歌，像是滿是心事的样子。我們這裏有二十多個女孩子，小貓和小五是裏面的精英。因爲自己是一個衰老的人，沒有好的興致和心情，時常獨自出走，到江邊聽聽江水，到山上聽聽松濤，

告給乙，這兒是一個風景佳麗的地方，比我見到的江南好，蘇杭都不及她的野趣天成，譬如說這裏有竹叢，有棕櫚樹，有黑衣白領的鳥，有高高低低的水田，江上有望不盡的白帆，晚上有一點一點的漁火，最愛在清麗的日子小睡在山澗的旁邊，醒後就聽見流水的聲音了。剛來的時候，聽不到叫賣聲，現在寥落地可以見到幾個羞澀的貨郎，生澀地喊叫着貨物的名字。我也養成了夜食的習慣，一個人在黑暗裏摸索着道路見到一盞半明不滅的燈，叫賣者的聲調是悽惻的，慢慢的吃過一碗像是餛飩一類的東西，默數着自己的脚步回來。幻想我是一個老人吧，這老人有着佝僂的身體，沙啞的聲音，閒常啣着一支大烟袋，白天在太陽地裏晒太陽，晚上是一席酣眠了。其實我過得很好，有一點憂鬱是真的，不讓我思念遠在數千里外的友人嗎，不能夠。我現在怕過春天，春天給我以回憶，靜穆的大殿，靜靜的院落，窗前的丁香，乙窗前的山桃，乙和Y要好好過的過，海棠開後，要多多默念遠地的故人，我會是你們的祝禱者，幻想着Y越發豐滿了，兩頰永遠是紅的。祝你們好。

友人之樹

黃昏。我走過一條樹夾着的道路，去找我的朋友。因為我在屋裡坐得太久了，彷彿有一點需要甚麼的感覺，那不是寂寞的感覺麼。於是我想，朋友或者也覺得寂寞，我應該去找他。

道路似乎改變了，我覺得它是輕軟的，溼潤的，正如在雨剛下過去的時候。我沒有抬頭，不知道天上有沒有飄動的白雲，只是脚步不知不覺地加快了。

當我快走到那個牆角的時候，我聽着，沒有一點聲音。我想：爲甚麼這樣地寂靜呢？也許我的朋友沒有在，遺下他的空屋；而我偏在這時候來訪他了。然而，我轉過牆角，即刻看見那門外的樹下有一個椅子，朋友正坐在其中。

「你哦有沒出去。……」我似乎驚訝了。

於是他對我笑了一笑，再讓我從屋裏搬出另一個椅子坐下。

他的神色那麼安然，我知道他在那兒已經坐了好久了，身旁並沒有甚麼東西，只有一個烟斗在他的口邊悠悠然冒着白色的烟。他沒有一點寂寞的樣子，而是在安然地享受黃昏的寂靜。當我沒到那兒的時

候，他一定只是那樣地坐着，不說話也不轉動，和四周的樹木花草一樣休息着，他等待着甚麼呢？

我坐在他的一旁，沈默着，因為那兒的空氣讓我覺得舒適，而且我不願擾亂他心上的寧靜。

但不久他開始說話了，他的語聲並不高，而是清楚的，沈重的，溫和的。我仍然沒有出聲，他也不需要我的話，只是幽幽地繼續說下去。

他說，他愛他門外的樹。——於是他用手觸到頭上的葉子。

他說，他過了好久孤獨的生活，但不願意離開那個屋子，因為那棵樹以嚴密的葉子罩在他的門前

他說，當他覺得不快的時候，如果在屋裏，只要向窗外一望，那些搖動的葉子就會使他安寧。

他說，前幾天，一個下雨的日子，他的樹遭了厄運，因為住在離他的屋子不遠的一個人，每天要從他門外走過許多次，像有事一樣，而且讓鞋底盡力打擊着地面，而在雨天裏他也沒有停止那奇怪的遊行。當他從那樹下經過時，葉子上的水點點滴滴地落在他的頭上使他生氣了，他讓差人即刻把樹枝都砍下去。當我的朋友聽見第一聲斧子響的時候，他即刻知道是他的樹被毀害了，他問着那差人，讓他放手，差人回答說是那個人的命令，我的朋友問道，如果那個人讓他去砍我的朋友，他是否也去做。於是差人走了，那棵美麗的樹只損傷了一個小枝。

他說，他沒有事就那樣地坐在樹下，注視着樹葉子，他決不會厭煩，即使延長到三四點鐘之久，因

爲它們低語在沈默中，微笑在莊嚴中，每天給他以無形的贈禮。

我聽着，不禁把眼光投向頭上葉子。它們似乎已經變成深黑色。燈在遠處亮起來，但很黯淡，發出一團淡黃色的光。我對朋友告別，又走上那條溼潤的道路，四處起了風，其中又夾雜着木拆響。我忽然覺得夜漸深了，但我的朋友必沒有離開那個地方，仍在昏暗中安然地望着黑的葉子。

海棠

今夜似乎是第一個冷夜。白天雖也沒有暖意，院裏看得見淡淡的陽光，風響着，吹起許多沙土，却並沒有帶來多少寒冷。自己一個下午關在屋中，覺得天氣不會怎樣變化了，於是朦朧地看起書來。

晚飯之後，在屋裏坐着，有一種不可知的氣味盤旋在四周。燈仍是不很亮，四壁沉靜。從前我是極不願移動的，這次決定地站起來，沒有熄燈，走到門外去。

飯後散步的習慣早已沒有了。我一邊走，一邊計劃，總是想出一點事做才好，到街上去閒遊似乎是不可能的。我想起水菓子來，這一次就去買水菓子。

我的門外正是大街。馬路上幾乎是完全黑暗的，如在夜深。風吹到身上，讓我的心裏悚然，覺得禱子也需要換厚的了。身上是兩件新找出來的衣服，如在昨天穿就會發熱的，我在風中走了幾步，望見一個紅色的燈光，那似乎是唯一的馬路旁的燈光。我有一點輕微的欣慰，因為那是賣水菓子的人沒有回家的記號。我走到燈光下，不同的水菓子都擺在我的眼前了。主人像是不怕冷風的，我奇怪，他爲甚麼不早些回家呢，在這馬路上行人也少有的時候？但他的海棠賣完了，我問他明天有沒有，回答是不一定。接

着又說現在好的海棠已經不容易買到了。今夜我才忽然看出來他是一個老人，從前買海棠時似乎沒有看到他的面貌。我走了，一面想着自己去年住的某一個城裏，那街道上的賣水菓的老人彷彿更不怕冷風，每夜要守候到夜半以後的。

風推着我向和原來相反的方向走去。那邊也有一個燈火，我散步一般的走近了它。那兒竟有一個我從來不知道的水菓攤子。主人不是老人，攤子上又有許多深紅的小果實。我買了，裝滿在袋裏，滿意地走回來，聽見不常有的風響中的脚步。

回到院裏，看見天角的月亮，半圓的，光輝很充足。月光下的房屋和樹木還是黑影子，正與前幾夜一樣。這景象是極適宜於散步者的，但我徘徊了一會，身上銳敏地感到一種不舒服，即刻想到自己的屋子，更想到爐火上去了。

這是秋天特有的一夜，也許是秋天的末夜吧。如果冬天現在到來，彷彿太早，但今夜的風已有這麼逼人的力量，以後要變成甚麼樣子呢？這樣地外面去了一次，因為風冷，自己的身體也像更弱了，在想像中是一個彎腰的，步履遲慢的人。

海棠的滋味沒有改變，但其中的汁液似乎更冰冷了。我留下一小半，放在架上，明天就會把它們吃

淨的吧。

遲暮

那是夏天，當我快離開這兒的時候，我對一個友人說：「已經有幾年了，我的飯吃得總是不舒服，菜也都是牛生的，像是剛放在鍋裏即刻又盛了上來，小飯館裏的人一定以為我和他們另外的顧客一樣地健康。我極願意吃一點粥，但不能得到；他們雖然有叫做粥的東西，是一些硬米加一些水，讓我每次吃飯時想念從前的滋味，但也只有想念罷了。」於是他說，「除了在家裏自己做，外面很難吃到好一點的粥，我家裏雖沒有別的，做粥還容易。過幾天請你去吃一次。」

這語聲是十分柔和的，我至今覺得感謝，雖然我仍沒有到他的家裏去過。近來每晚有寒冷的風，我經過許多日子的開隔，又回到這地方來了。第一次吃飯時我就有些悵然，因為擺在我桌上的完全沒有變化，正和多日以前一樣。我望着四壁，它們仍然負着長長的裂紋，只有屋裏的土地更其陰溼了。我想，許多悠長的歲月在我後面，我恐怕要命定地這樣過下去了。我對於眼前的飯菜覺得十分厭惡起來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遲緩地走出門去，在街上也聽得見風擊樹葉的聲音，我覺得自己確是一個秋天的人了。但沒有想到要加一件衣服或雇一輛車子，只隨着自己的遲緩的脚步轉過街角。我恭敬地向一個人

詢問甚麼地方有小鍋賣，他指給我前面的油鹽店，說，「就是那賣各種青菜的地方。」於是我走進了那門檻，問他們，果然說有，但他們特別撥一個凳子從積滿厚厚的灰塵的架頂上取了下來。在挑選的時間中，他們說，「買一個有蓋的吧，省得落進土去不乾淨。」我聽從了。許多蓋子對於鍋口都不配合，這讓我等待了好久，幾乎有些煩燥起來，但我離開那兒時心裏很輕鬆，因為價錢是很便宜的，而且他們告訴了我最近的米店。我見了堆在簸箕中的深黃色的米真覺得傷感而且安慰，它們與我別離太久了，我們之間充滿難解的故舊之情。我把小包放在鍋裡，珍重的捧回來，路上還順便買了一些水果，此前我是不敢和那脾氣壞的水果商人交往的。

把水倒在碗裡的時候，我的氣力似乎增加了一點，米洗了兩次，然後我把小鍋輕輕放在離住屋不遠的爐火上，看着它們很平安，我便退回來，數着一隻鏢針所走的分數，耳中有沸水的溫柔的叫聲。

終於我坐在晚飯桌前了。燈下的熱氣彷彿是第一次在屋子裡旋繞着，那溫暖之感引我回到遙遠的記憶裡去。我覺得自己不是孤獨的了，覺得寒冷的風不會從紙窗透進來。

此後，等待米熟和刷洗鍋碗也許成了我的日課。希望在秋冬之際的日子裡大特別恩待我，多給我一點陽光，像恩待院裡的虫兒一樣。

記 念

願我們都記念着這一個暴風的日子。前幾天的天氣是柔和的，我們每天在一起，直到晚上；我覺不到天氣的變更，也不知道自己生活是在哪一個季節裏，而今天，不，是昨天，暴風就來了，携帶着多量的寒冷，昨夜我一個人上了街，是在那兒做了唯一的行人，今天早晨，你們到這兒來的時候，每人都縮在衣領裏。你們說，冷得太厉害了，耳朵和臉都沒處躲藏。我聽了覺得很慚愧；我是沒有出屋門的，我應當伴着你們走在狂風裏。我知道，天氣變冷是冬天應有的過程，但爲甚麼偏要在這兩天？我們記念着吧，記念着這暴風的日子，它用全部的力量阻止我們分手，它讓我們的今天的記憶更其堅強。

我們的日子過得這樣的快，不知怎樣就到了今天，而且到了黃昏。然而，我知道，從此以後，日子又會過得遲慢了。就在這黃昏開始的時候，我聽見窗外有鳥的叫聲和展翅聲，那聲音斷續着透出一些愉快的調子，我真想即刻把它們趕走。我向四周看了一下，桌子，椅子，書架，和它們負載着的書籍，紙片和別的東西，一致現着默然的神色。我聽見它們用細微的聲音說：日期到了，從今後再不能接受那親切的手的撫摸，它們將呆呆地等待着，讓一層層的灰塵，落在它們的身上。……我知道世界已經變了

，好像從白天變成黑夜，我不能把太陽招回來，甚至一縷薄弱的日暮的光輝。

當我走出屋們的時候，不自覺地向東方一望，我驚訝了，因為那兒，那天上，正有一個圓圓的月亮照耀着，而滿院有了淡白的光，它這樣突然地和我相遇，讓我即刻急急地退回來。那圓圓的臉上充滿了惡意，在笑我，在揶揄我，我咒詛了它，但它並沒有沉落下去。今夜，你們是不是也看見了月亮？你們不覺得它是可恨的嗎，在這末一天的夜裏來窺伺我們？

我守在燈光下面，看着這屋裏的散亂的東西，我不能也不顧去整理它們。因為這個樣子是你們親手造成的，每一件東西上有你們最後的痕跡，只有這地上，你們會踐踏過千百次的，沒有留下一個你們的足跡，我低下頭找尋，眼中却模糊起來。

今夜世界上異常安靜，風也似乎停住，不再讓我的窗紙嘶叫。好久後，我聽到一種噹噹的聲音，又微弱，又清晰。那是鐘響，我聽得出來是掛在那個空屋的鐘。是的，那是一個空屋，除了一個鐘還有甚麼呢？今天下午我們在其中作聚會時正是三點半，現在到了甚麼時候，它為甚麼這樣地響起來？但鐘聲終於過去了，四周回復了沈默。我仍然在傾聽，傾聽着那個空屋，漸漸地，其中盪漾出來一陣歌聲，那正是我們的，我們所唱的歌，它飄盪着，纏綿着，無盡的顫抖的聲音在我耳邊。我想再去推開那個屋門，我會在那兒看見你們，看見我自己，看見各人的面龐，看見笑和淚更替地浮在各人的臉上。……

你們去了，這兒的歡暢的空氣也隨你們而去。一夜來有好幾次我睡而又醒，似乎總有一些關心的事還沒有做完，又沒有確定的解答。夢也連續着做。最末一次醒來，天就亮了，我睜開眼，感覺正和每天沒有兩樣，我彷彿很着急，急於穿衣，怕你們來了又要笑我晏起。但我聽着，四周充滿了禮拜日一般的寂靜。我起來，帶着一種輕微的希望走出門外。滿地是陽光。四面的屋子環守着一棵安靜的老樹。我像是來到一座廟宇裏。你們知道麼，今天是一個晴朗的日子，昨天的暴風早已隱藏了。西屋的窗上覆滿了樹影。你們走了，那個屋子就完全失去拜訪的人。它的門鎖了，它的神色仍然像昨天，安安靜靜地等待着你們回來。你們將讓它等待多少日子呢？從昨天的黃昏，夜闌，到今天的早晨，我時時望着天，也望着遙遠的你們的影子間，「我的好伴侶，還能再得相見麼？」記着昨天你們臨行時，每人對我說的一聲「再見」，那兩個字含着多少言語，多少淒傷。

讓我們永遠地互相記念。在我的想像中之你們的笑臉會一個一個，地現在我的眼前，那樣地真切，清楚。我將好好地守護着它們，讓它們再不會模糊，無論經過多少年月。當許多日子過去之後，我再這樣一一地訪問你們時，心裏必生出一種深切的溫情，那就是你們的寶貴的贈予。

相聚的時候沒有想到今天，但今天終於來到。彷彿每過一分鐘，我們便離得更遠一點。我們如同一羣飛墮的流星，分散向四方，一個也不能留住。我只有時刻展開我的想像，想像着你們有的在重裡，有

的在海上；或者停在家裡，或者正在勞頓的路途中。我知道你們也正和我一樣，心裡在輾轉不寧，爲了自己的伴侶。我們將默默地流出淚珠，我們的語聲再不能互相聽見。

幾天後我也要離開這地方了，我受不住日夜的懷思的襲擊，雖然我到他鄉還是滿眼生疎。等過幾天就再回來，仍然守着這個庭院，期待你們的消息，直到不可知的日子。

歲末

歲末的日子。今年我趕上正在家鄉，預想會有另一種情味的；但現在我已經嘗過了，不過是平靜而又平靜，這也就是和在別處過歲末不同的地方吧。近來我只有守爐火和徘徊兩件事，我注意到陽光和爐火的顏色之不同，也有時一心地默想，在心上做出許多幻影，於是我的白日很容易地飛過去了。我一見了燈光即刻覺得換了一個世界；我的心安定起來，我可以傾聽遠處的聲音，或者讀一點書，或者一碗一碗的喝水。但我又想着：今年的歲末太寂寞，連風聲也好久沒有聽見了。只有寒氣並不減少。有時候我坐得冷起來，就要把爐火移到離我的小桌更近的地方。現在，如果外面充滿了冬天應有的冰雪，我一定不敢出門，我記得兩年前還不是這樣的。

我想起我的一九二九年末夜來。雖然也是平常的一夜，我的心情似乎比現在強健得多。那時候，我在北方的大城裏，還有一個好伴侶。我們在燈光下的馬路上走來走去，走得出汗了，忘記了深夜的寒風。後來，四周的燈火和行人都稀疎下去，馬路上變得清寂而黑暗了。我們抬起頭，看見天上的星星，它們告訴我們夜半已經過去，一個問題忽然在我們的腦中活動起來：到甚麼地方去投宿呢，最末的一夜

也一時比一時寒冷？

我們想到一個住在「沙灘」的朋友，想到他的公寓，於是決定去找他。我們幾乎是摸索着穿過一條一條的小胡同，幸而沒有走錯，但門牌的號數看不見，因之又費了許多工夫。終於我們在黑暗裏用力的敲起門來，而門裏面很快的有了應聲。

「找誰？」

「陳——」

「不在家。」

「那兒去了？把他的屋門開開吧。」

「不行，沒有鑰匙。你是誰？」

「我們是他的朋友，沒處過夜了，開開他的門——」

「沒法子開。他又沒留話，不行。」

我們急走出那條胡同，像是怕被公寓裏的人認識了的樣子，我們並不着慌，我的伴侶說再去找，北有許多他認識的旅店，或者不認識的只要有空房子就好。於是我們又開始了闊大的脚步，曲折地過了幾街，我認不出來甚麼地方了。我們在許多不同的門前停住許多次，先是敲門，以後有的回答說沒有地邊

，有的沒有回答。我們又轉入大街的時候，似乎天快要亮了，但四圍仍然是黑暗的。我們像是獨佔了條那座大城，兩個人寥寥地走。我的伴侶說起他從前的故事來，說也是在同一的大城裡，只不过是冬天，方他曾步行了一整夜，一點沒有覺到不睡的疲乏。

又過了好久，意外地，他敲開了一家的門，那店主人還似乎和他有些熟識，說只有一間房子了，怕我們嫌棄。我們隨着他走進我們要在其中過夜的屋，狹窄的，長方形的。引領者說沒有被，也沒有爐火，我們回答說不要。但屋子還不是完全空的，有兩片牀板支在牆角，而且牀板旁有一張塵土蓋着的桌子。我們關了屋門，坐在牀板上。

我忽然覺得腹中空起來，比冷的感覺更其銳敏，我問我的伴侶，想找一點東西吃。他笑了，他說找到住處已經是極其難得的事。但那時候外面有一種聲音，正像是叫賣，聽來模糊中又顯得清楚。我即刻跑出大門去追尋那個聲音，而我很容易地碰上了，當我站立在門外的時候，從北邊走過來一個黑影和他的擔子，而且和我在屋裏聽見的聲音一樣的仍在他的唇邊。

「賣甚麼的？」我確定地問。

「元宵。」

「元宵！」

「只有七個了。」那微細的聲音接着說。

我有一點失望，只得把全數的元宵捧到屋裏去。我的伴侶神色很安然，——是的，店主人給了我們一段臘燭。——似乎認爲買到元宵是當然的事。我們分吃了以後便倚着牆角睡了，我記不清楚竟睡着了沒有，而不久就到了早晨。

回想起來，覺得已經是極其遙遠的事，甚至不像自己已經歷過的。這兒，有溫暖的被褥，有火爐，有預備夜裏吃的東西，而且我沒有出門，此後這一點寒冷飢餓之夜的記憶更會淡下去的吧。午夜也過了，叫賣聲在這小城裏却不能聽見。

二月

醒來，從窗子最上的兩格望出去，可以看得見異樣沈默的天空，似乎是和每天不同的，藍色隱在一層淡灰色下面了。四壁之闇也顯得黑暗，像在天開始亮的時候。我覺得自己醒得早了。

「但那天色分明是陰沈的樣子。今天如果有一陣微雨，也是愉快的事吧。或者，只要這樣地陰下去已經比有陽光更可喜一點了。」這樣想着，我聽見窗外簌簌的掃地的聲音，隨之是一聲那掃地人的招呼：

「早呀，才六點多呢。」

我的感覺仍然是完全的靜默，這靜默是自己慣於喜歡享受的。但也想到早晨應有的鳥聲，尤其是這幾天來，有過從前沒有聽過的鳥輕細地叫着，若遠若近，聽起來裏面充滿了春天的氣息。

開了一扇屋門，我的靜默的感覺却被一種聽不見的聲音擾亂了。門外的地上覆了雪。羣聚的雪花不急不緩地飄落下來。

啊，奇異的天氣呀。

院子是狹窄的。牆脚排着栽了幾年的小樹，中間的土地分成一些不同形的花畦。有幾次早晨起來後我就披着陽光在那兒散步過。樹幹上是暗色的空枝。花畦內外臥着一些久留的枯葉。那土地先是一方一方地起伏着，有的乾燥有的溼潤，後來漸漸變做同樣的地面了。自己的脚步常是極輕地放下來，並在每個花畦旁停歇許久。那兒留着我的許多記憶。從那些瓦格上或硬土上，我可以辨識出過去的秋季裏在那兒生長的每一種花的位置。只有野菊，紅蓼，和高大的秋葵是雜開在一起的。茉莉的花叢最多也謝得最晚。它們盛開時和衰殘時的形狀也會在我的想像中浮現出來。我也彎下身去向腳下審視過，希望能看見一兩個新生的嫩芽。後來倒是桃樹上的新芽被我發見了，暗綠色的，在遠處很難認得出來。它們彷彿做了我在過春天的日子這信念的保證。

但雪仍然不停地落。那些花畦完全被遮蔽住了。

啊，奇異的天氣呀。

空中和地上的白色像對我說着春天很遙遠的話，而我遺忘了的異鄉人的自覺從心裏伸展上來。

祈禱

友人從遠處寄了一張畫片來，讓我歡喜。前幾天，我在病床上寫信給他，說病中很清靜，平日常有的一些思慮都沒有了，但不能看下書去，除了看信。信又沒有那麼多，以為於好久不能讀完，總是寥寥的幾張使人不能滿足，我覺得不如看畫看倒好，只要一畫，已經可以給人無限意趣和靈感。

圖畫似乎優於文字。那一行行的黑字，雖然有所表現，都是單純的，空洞的。讀後除了留下一個模糊的輪廓以外就沒有別的了。圖畫的價值即在其有更豐富的含蓄，我的想像可以隨便在上面徘徊，自然這不是指草率的作品而言。

我所得的這一張是不知從甚麼地方剪下來的。我喜愛它，第一眼看見它時就從心裡生出一種靜穆之感。那是一位老太太坐在她安排好的餐桌前面，她閉着眼睛，兩隻手合在一處，下面並有一行字註明「食前祈禱」。我在她的臉上和手上注視了好久。那臉色多麼安詳，拍合的兩手多麼誠懇。

飯前飯後的祈禱我久已不作了，在過去幾年中恐怕也只作過十幾次，那是別人在一起，自己吃飯時就省略，只有夜間祈禱給過給我許多幫助。我在十幾歲時每夜祈禱，因為想念着一個人，祈禱後就可以

安心的睡覺，而且似乎得到一種默許了。後來從華美的夢裡走出來，祈禱的習慣仍在。我開始遇見許多艱難，不幸精神上的苦痛，它們都像是毒蛇，纏繞在我的心上，當一天的影子飄過去之後，我便伏在床中，閉上眼，默默地訴說自己的心事。我為自己祈福。但所得的最大賜予還是心上的安寧，那祈禱會讓我脫開多少幻想，免去多少次失眠。然而，因為信心的漸漸減少，祈禱也漸漸懶於實行了，有時仍然伏枕默語幾句，已經失去了力量，覺得祈禱只是夢一般的安慰。

現在自己的生活似乎平靜一點，也偶爾深夜祈禱以致感謝之意，而且又覺得祈禱並不是沒用的了。心安是無上的幸福。對於老人，恐怕更是重要的吧。我看着我畫的畫，想起教我祈禱的老教士和他祈禱的神情，想起和我在一處祈禱過的男人和女人，想起我的聖經，我的讚美詩。一切都是好久以前的了。當我回憶時，只似乎在耳邊飄浮着一種遙遠的微弱的聲音。

小病

那無語的山桃幹上

已有了新生的綠芽，

而啄木鳥開始敲啄了，

做出憂煩的春晨曲。

在前許多日子的日記上寫過這一句：「爲自己的健康擔憂。」那是屋裏有爐火的時候，也許是禁不住風雪的侵襲了。今天，這句話又輕輕地浮現出來，因之覺得自己的記憶仍然好得可喜。但健康的情形確是更足以擔憂的。幾天來都有很好的陽光，院中過往的風也沒有寒意。屋裏雖然和從前一樣陰晦，有時抬起頭，也覺到一種柔和的氣息從窗外透進來，於是常常坐不住，跑出去審察一切諳熟的東西，甚至脚下的土地，想看出一些新的變化。這次小病是沒有原因的。近來雖有客人閒談過了午夜，自己除了寫兩封短信之外並沒有其他案頭工作，在溼潤的街路上漫步了幾次。這些不會費甚麼精神，而且似乎是適宜的休息方法。終於小病悄悄地來了，頭痛和疲倦。

從屋外的院子走到另一個院裏去，像經過很遙遠的路途，步履意外地遲緩。那院子是很相識的，我做過它的住客。走下那一段石階，看見地上的磚石和頭上的老樹枝，彷彿回到家鄉一樣，不知不覺地在心裏對它們訴說起來。然後走近了那幾棵小樹，它們都發芽了。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些新芽讓我有了一種說不出的珍惜，甚至願意它們暫時隱藏起來，等到十分溫暖的日子。夜，陰天，和偶來的冷雨，它們預備怎樣防禦呢？我更擔心那些山桃枝上的花苞將忍不住地開放，而且迅速地落去，不等到我病好的時候。只有古老的槐樹是穩重的，仍有過冬天的樣子。我維喜歡丁香枝上已經伸長的綠芽，它們將變成可愛的圓葉子，並不急於開花。

在屏裏休息也許是好的，默想却把我久留在外面：窗下的兩方空地應該先鋤鬆起來，晚間去買花子或菜子；五色蓮是悅目的，滿架豆花更有親切之意；我要做一個握着鋤的人，手上有可喜的泥土。小病讓我微微的急躁了。這樣的日子是清靜而不寂寞的，應為自己的健康祈禱。

東城

總有一天我要去一次東城，去訪問我離別已久的故地。無論我走到甚麼地方也是想念着那兒的，況且我現在又回到我的大城裡來了。

那是前幾天呢，像是前四五天了，那個夜間我從北城到東城去，當載着我的電車拐了一個彎子入於我五年前走過的大街上時候，我的心便顫抖起來比回到久別的家鄉時還要顫抖，我急急地看着兩旁的房屋，燈火，人，而那些房屋都對我板着臉現出生疏的樣子來了，難道它們真的變了麼？我驚訝着，悽楚着，我想，也許我所經過的街道並不是從前我所認識的。而那時，各處的燈忽然滅了，幾乎滅得一盞也不剩，我完全地陷入特異的黑暗之中。我忍耐了好久，仍然甚麼也看不清楚。我跳下車，獨自走在馬路上，遠處有一些可憐的小燈火閃動着，它們照不到我的身旁。我走着，在模糊中走到一個城門之前，我仰望着，哦，我還認識它，它仍是那麼古老莊嚴的樣子，門洞裡面是昏暗的，陰沉沉的，而我並沒有一點恐怖的感覺，像是它也在俯視我，現出一種親近的顏色。……以後，我回來了，仍是在特異的黑暗中，我踉蹌的走着，如果是一個下雨的日子，我一定會踏到泥水裡面去。我聽不見嘈雜的市聲，我覺得

那時候已是半夜以後了；我抬頭望着天，天上散佈着一塊一塊的白雲，有幾顆紅色的星星在雲縫中露着，黯淡而且無力的。

是的，那個夜裡如果燈沒有滅，我必去安心地拜訪我的東城，從大街走入胡同裡，走到懷抱過我的地方，對它一一地訴說我多年的辛苦。然而，偏偏在那時候黑暗阻住了我，我不得不回來，又盤伏在自已的屋裏面。

我的故地雖不在近前，但它不會離開我的心。當我冥想或者做夢的時候，我便清楚地看見它。那兒的一切都是恬靜的，樸素的，溫柔而且親密的。我正如一個小孩子，徘徊在母親所住的地方。

那東城的一角並沒有甚麼新奇，對我却永遠留着一種神秘悠柔的印象。是的，我記得那條我不知走過多少次的胡同，曲曲折折的，不寬闊也不窄狹，其中總是很清靜，沒有許多行人，也沒有塵土會飛揚起來。胡同東邊有一個地方，每天那個推車的小販會停在那兒，等候着他的顧客，他是一個中年以上的人，我很記得他姓布，我還記得他的笑容。離他所在的地方不遠就是我住過的高屋了，它的周圍有許多樹木，那是秋天，一個秋天的夜，下了雨，我淋得濕濕的從外面回到屋中，我輕開了窗子，望見遠處的燈亮，我的耳朵裏面正響着一時比一時沉重的沙沙的聲音，是雨聲，夾雜着我窗下樹的葉子響，樹葉子是黃的，它們互相擊打起來了，我聽着，忘了自己是剛從街上回去，而且身上是被雨淋濕了的衣服。

於是以後我更愛那個高屋了，而我不久竟不得不棄它而去。

還有北邊的另一條胡同，其中有我愛的一個小飯館，乾淨而且便宜，我真的捨不得離開它，它除了會治好我的饑餓之外，更讓我的心裏安寧，不至於想念着家鄉和朋友。

總有一天我要去一次東城，去訪問我離別已久的故地。但我又怕那個地方會對我特別生疎，當我們投入它的懷中時，它不以我爲故人，則以我爲他鄉的生客。那時我必會流出淚來，隨着脚步滴在胡同中的地上。

安 息

昨夜，一種心情引我到外而去。我走在邊道上，街市是已經見慣的，但有一種異樣的力量讓我的脚步慢下來，於是我看見燈光已經減少了，餘下的也似乎漸漸縮小，隨之我發現行人都沒有了，自己有些孤零。燈光和行人都隱沒在甚麼地方了？這樣想着，忽然聽見一聲綿長的叫賣，宏亮的聲音中却透出濃重的睡意，幾乎讓我轉身回來。

終於我走入市場。燈光仍然是刺眼的，一行行的攤子仍然整齊地排列着，而攤子上只有木板了。我看見人們在做一致的工作，整理，堆聚，包裝，動作的雜聲代替了語聲。我離開市場時，叫賣聲也聽不見了，只看見一個警察，像一個沈重的影子，移動着，那樣地遲緩。

我總沒有認清世界的形容，以為人們永遠是忙碌擾攘的，如每天所看見的那樣。但這一次世界在我眼中預備安息了。只要這動作一開始的時候，世界便完全改變了。燈的眼睛閉起來，車馬嘩嘩地說着再會，灰塵守定各自的位置，人們的語聲一時比一時減少，在不自覺中最莊嚴地開始最神聖的工作。各人心中有一種模糊的意念，他沒有說出來，但四處已經響應了。

這安息的意思是崇高的，永久的，密藏在人人的心裏。雖有時爲別的意思所遮蔽，它不會消失，而且隱秘地生長起來。暫時的變遷只是一顆流星，一縷閃光。凡從何處來的，也必向何處去，雖然中間經過不同的旅程，所以安息永久伴着人類的靈魂。快樂，悲哀，煩惱或別的熱情只令人覺到熾熱的燃燒，安息來臨時才給人一種身體上和精神上的不可形容的平安之感。每一個對安息都是特別熟識，而不常提到它的名字。它是普遍而又神異的。當夜過去一半，你偶然醒來的時候，那種完美的安息只有自己去嘗味，你會覺得你和白天相隔得遠而又遠，而你決不願離得略近一點。但不久你又走入睡眠，因爲那珍奇的感覺不讓你和它長久親近。

當我走在市場中的時候，我真確地看見了人人的內心。就在那個時候，在我四周的人們，譏詐的或誠實的，貧婪的或慷慨的，愁苦的或愉快的都輕輕的得了各自的解說，他們之間再沒有間隔，臉色一掃地的聖潔，那殘餘的末後的聲音是他們的夜禱。

每天我們有和安息同在的時候，時候若較長，我們就更有幸福。就這樣，安息引領着我們的生命，到一切暫時的意念都絕滅時，安息便永遠和我們在一起。



沙漢書



發行
編輯
人林

江漢生

定
一
價

五
角

出
版
日
期

五
二
十
年
日
一

印
刷
著

沙
漢
書
印
刷
部

版
權
所
有

翻
印
必
究

北平漢書社

社址：北京池子胡同



3
9-0